

曹 邨的诗词作品及其特色

■余振棠

曹邨是作品入选于《千家诗》的惟一瑞安籍诗人。
曹邨（1170—1249），字西士，亦字潜夫，号东畎（亦作东圳）。南宋时瑞安曹村人。《宋史》、《浙江通志》、《温州市志》、《瑞安市志》均有传。他被选入《千家诗》的这首七绝是：
春暮
门外无人问落花，绿阴冉冉遍天涯。
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。
该诗形象鲜明，寓意深远，脍炙人口，久传不衰，是瑞安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的品牌作品。

是政治家，也是文学家

曹邨是一位政治家。万历《温州府志》编入“宦业传”，嘉庆《瑞安县志》编入“名臣传”。他是南宋宁宗嘉泰二年（1202）进士，累官至左司谏，以直谏著称。与王万、郭磊卿、徐青叟号为“嘉熙四谏”，后来升至工部侍郎。

他为官清正廉洁，爱国忧民，坚守儒家伦理道德，为社会作出贡献。

曹邨又是一位诗人。据嘉庆《瑞安县志》记载，他著有《玉泉集》，但早佚。他儿子曹怡老的《曹邨墓志》称，他有“奏议、讲

义二十卷，诗歌、杂句六十卷”。但现在保留的仅有13首诗和2首词了，还是从《宋诗记事》、《齐东野语》、《岐海琐谈》、《诗渊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庶斋老学丛谈》、《花庵词选续集》、《词综》等后人著作中得到的。

诗学江西，不赞成“四灵”风格

曹邨所处时代，是南宋中晚期。这时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，国难深重，主战、主和举棋不定，社会动荡，民生凋敝。在文学上，一方面是以继承北宋“以议论为诗”、“以用事为博，以才学为诗”，而最后趋于博奥和雕饰的“江西诗派”占诗坛主导地位；另一方面是在温州崛起反对“江西诗派”的“永嘉四灵”。他们提倡“摆落宋诗风格，效情约性，因狭出奇，合于唐人，夸所未有”。学晚唐贾岛，姚合之体，标榜野逸清瘦的诗风。曹邨在这两种诗潮之间，如何取舍呢？

陈世崇《随隐漫录》中有如下一段精妙对话：宋坦斋谓曹东圳曰：“君生永嘉，诗学江西。”曰：“兴到，何拘江、浙！”“然则四灵不足学欤？”曰：“四灵诗如啖玉腴，虽爽不饱；江西诗如百宝头羹，充口适腹。”

可见，曹邨比较倾向于江西诗

派。晚清瑞安学者黄绍第在他的《瑞安百咏》组诗，则更直截了当，以《曹西士诗学江西》为题，写道：“藉甚嘉熙四谏名，缘竿呈伎见诗情。玉腴虽爽终难饱，喜啖江西百宝羹。”即使是比曹邨稍后，受永嘉四灵诗影响较多的“江湖派”领袖、著名的南宋诗词大家刘克庄（1187—1269）在《曹东圳集序》里也说：“诗，直公余事尔！他人之为有欲呕出心肝者，有断数髡而成五字者。公古风调谐流利，得元、白之意，律体精切帖妥，拍姚、贾之肩，非若小家数然。”对曹邨的诗推崇备至，而对四灵派的写作方法则极讽刺挖苦之能事。由此可知，在四灵诗最盛时，瑞安的诗人还是有自己的独立判断，而不盲目跟风的。

曹邨是曹叔远的族侄，曹叔远是陈傅良的嫡传弟子。因此，曹邨的学术思想也是属于永嘉学派的。孙衣言在《瓠海轶闻》里

就把曹邨放在“永嘉学术”这个大类里的。曹邨和陈傅良、叶适、蔡幼学等一样，在政治上坚守儒家道统，以入世为务，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己任，在当时，是属于主张抗金的主战派。而且遵循孔子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原则，视文章为余事的。所以对诗词创作态度便不像四灵那样，几乎把整个生命和心血都投入炼字炼句上，惨淡经营，企图在做诗上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。所以曹邨的诗，底气足，视野广，明白流畅，不落小家子气。刘克庄当时是曾全部读过曹邨的诗的，因此有“公古风调谐流利，得元、白之意；律体帖妥，拍姚、贾之肩”的评语。但现在保留下来的13首诗，偏偏都是律绝，“调谐流利，得元、白之意”的古风一首也没有。这真是瑞安文学史上的莫大损失！

律诗，是这样赞许他的：“曹侯书满腹，非以剑防身。马上檄犹速，橐中诗不贫。虜情工变诈，时论主和亲。旗鼓何时建，方知国有入！”可见，曹邨非但政治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，并且在能力上具有抗金保国的雄才大略！

这首词，他以家国之恨为中心，加以发挥，吟咏出激昂慷慨，无限悲愤的忧国忧民之情，正气磅礴，大义凛然！在艺术格调上则如铜琶铁板，高昂激越，震撼人心，可以与辛弃疾、陈亮、张孝祥的词相媲美，是一首不可多得具有豪放派色彩的爱国主义杰作。

刘克庄还有一首赠曹邨的五后写的两首绝句：《辞职至括苍岭》“老去那能作谏臣，圣恩宽大许抽身。今朝岭上冲风雪，犹胜蓝关策马人”和《凤凰山》“风去寥寥今几年，至今人唤凤凰山。只愁有风无人识，却指凡禽误世间”，反映出他面对坏人当道，正义无存，怀才不遇，壮志难酬的现实万般无奈，便只能用比较含蓄的讽喻语言来倾诉自己的满腹牢骚和一腔怨愤了！

瑞安先贤故事会 ⑩

卓敬宁死不易主

■马邦城

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卓敬参加殿试，以一甲二名进士（俗称榜眼）及第，被朝廷授予户部给事中。给事中从七品，主要是辅助皇帝处理奏章，稽察六部百司之违误，同时负有建言、进谏之责。官虽小，却是皇帝近臣，职位比较重要。卓敬生性耿直，敢于秉公执言。到任后，他发现当时朝廷制度还不够完备，诸王的服饰、车乘、仪仗等与太子没有什么区别，觉得这种不分嫡庶尊卑的现象有悖纲纪，便拟了一道奏章，向皇上提议：“嫡庶相乱，尊卑无序，不利朝纲，树太子威信，必须予以纠正！”

此事涉及储君和皇室诸王，是个大臣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敏感话题。有人觉得卓敬阅历尚浅，如此无所避忌、贸然上书，难免会结怨诸王，惹祸上身，因而劝诫他三思而后行，太刚直容易得罪人！

卓敬却不为所动，毅然回答：“身为谏官，就应秉公行事，直言不讳，岂能过多考虑个人祸福得失！”

不过，朱元璋看过奏章后，很赞同卓敬建议，认为这位年轻的给事中智虑深远、言之在理，很有政治头脑，对他也更为器重了，不久，擢升他为户部侍郎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，朱元璋去世，此时太子朱标已死，由嫡长孙朱允炆继承皇位，第二年改元建文，是为明惠帝。惠帝毕竟年轻，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。尤其是封于北平（今北京）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，拥兵自重，素以长辈自居，藐视侄儿。卓敬审时度势，认为事态严重，必须未雨绸缪，早作谋划，以绝后患。于是，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：“燕王雄才大略，酷似先帝太祖，巨观其为人，志向高远，决不会甘居人下。北平乃天下都会，战略要地，兵强马壮。如今宜趁其未备，徙封燕王于南昌，去其羽翼，断其祸根，万一有变，也在朝廷掌控之中。”卓敬主张调虎离山，先下手为强，将朱棣迁到南昌，这显然是一着高招，当时南昌在地理、经济、政治上远不及北京重要，朱棣一旦调离北京，也就大大削弱了他的势力，可以防止他坐大生变。谁知朱允炆阅疏后大惊，第二天召见卓敬时，对他说：“燕王是我叔叔，至亲骨肉，你凭什么说这种危言耸听的话，情况至于这么严重吗？”卓敬以隋炀帝杨广杀父夺位之事相告诫，最后说：“臣所言为天下至计，愿陛下察之。”但生性仁弱的朱允炆，犹柔寡断，当时还听不进卓敬的忠告。

结果形势的发展，不幸被卓敬言中。朱棣夺位阴谋逐渐显露后，朱允炆这才听从大臣齐泰、黄子澄等人计议，决定“削藩”。他先废去一些力量较弱的藩王，作为试探，然后准备向拥有重兵的燕王朱棣开刀。此时，皇族内部矛盾迅速激化，建文元年（1399）年底，朱棣在北平起兵，号称“靖难军”，以“诛齐（泰）黄（子澄），清君侧”为名，挥师长驱南下，史称“靖难之变”。经过4年战争，朱棣最终攻陷南京，夺取帝位，1403年改年号为永乐。他就是历史上的明成祖。

朱棣称帝后，杀兵部尚书齐泰、太常卿黄子澄、文学博士方孝孺等，卓敬也因当年曾建议“徙燕”而被逮捕。朱棣气势汹汹，指责他为何挑拨少主，离间骨肉。卓敬临危不惧，厉声呵斥：“可惜先帝没有听从敬言！



马知力 画

否则，能有你的今日吗？”朱棣虽恼羞成怒，但又怜惜卓敬的才能，不想杀他，而是将其投入监狱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，归顺自己。

卓敬下狱后，朱棣多次派人前去劝降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管仲和隼征都是历史名臣，他们尚且能改弦易辙，效忠于齐桓公和唐太宗，你为何就不能够移忠于新朝呢？”

卓敬视死如归，坚定不移地说：“人臣事主，死而不二。先帝在位没有过失，一旦横遭篡夺，我恨不能立即以死见先帝于地下，岂能忍辱求生，变节事人？”朱棣爱才心切，仍不忍心杀他。但朱棣的宠臣姚广孝向妒忌卓敬的才华，便乘机对朱棣说：“宽容敌对的人，往往会招致自己的失败，历史上早有教训。”此后，朱棣又轮番派人劝说，卓敬始终不改初衷，他这才下令诛杀，并灭其三族。

抄家之日，主事官员发现卓敬宅内，一室肃然，金银财宝，一无所有，惟有书画数轴而已，不觉心存敬意：想不到卓敬身居朝廷要职，又掌握着全国财政大权，竟然如此清廉，一尘不染！消息传到朱棣那儿，他也不得不为之慨叹，赞曰：“国家养士三十年，不负其君，惟得一卓敬！”

卓敬被诛，后裔隐姓改名，纷纷逃匿。此事经历十朝，直至穆宗隆庆（1567—1572）初年，才出现转机，朝廷下诏在南京建祠，祭祀卓敬等名臣，并正式谥号“忠贞”。神宗万历（1573—1619）年间，卓敬七世孙卓文炎始复旧姓。朝廷又诏令建卓敬祠于温州郡城南郊和瑞安县前街。后来，温州郡守卫承芳，把郡城卓敬祠，移建于江心屿文信国公祠右侧，紧邻谢公亭处，祠中有明代文人焦竑题写的《江心寺忠贞祠碑》。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督学使雷铉题有一对楹联：祠接谢亭，亦有文章惊海内；忠符信国，并悬肝胆照江心。

几百年来，卓敬宁死不易主的忠肝义胆，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，一直为广大士民所敬重。《明史》为其立传，赞誉他“立朝慷慨，美丰姿，善谈论，凡天官、舆地、律历、兵刑诸家无不博究”并说他“为文精奇警拔，磊磊落落，类其为人”。

迄今，瑞城西岷山仍建有纪念许景衡、陈傅良、高明、卓敬的四贤祠，卓敬画像悬挂祠内，供人瞻仰、祭祀。在民间更流传着许多有关卓敬的传奇故事，诸如“夜归遇虎”、“搬迁城隍”、“撕毁卖契”、“智惩店主”等，这一切无不寄寓着家乡人民对一代忠臣的无限缅怀与敬仰之情。

人物名片

卓敬(?—1402)，字惟恭，瑞安仙降卓岙人，明洪武年间中榜眼，官至户部侍郎。他智虑深远、大节经天，曾密疏建文帝朱允炆，徙封燕王朱棣于南昌，可惜未被采纳。“靖难之变”后被杀，灭三族。抄家时一室萧然，唯有书画数轴，朱棣为之慨叹：“国家养士三十年，不负其君，惟得一卓敬！”